

觚

賸

續

編

觚觚續編卷三

分目

事觚

新城家法

猴簪腹鼓

啞樵

海天行

丙辰會狀

綽

魚頭

季氏之富

溺妾入夢

象聲

白輩散

嗣姑化男

名字前定

餓餓

雙雙

澤民實事

子家琵琶

夜光

豹仙

猿風鷹火

東坡亭

奇嗜

兩夢

紅衣土偶

相墓四大惑

樹怪

還金

紅娘子

少陵骨

十力前知

小座師

岳家神兵

觚賸續編卷三

吳江鈕 琇玉樵輯

事觚

新城家法

新城王氏自叅議公而後累世顯秩家法甚嚴凡遇吉凶之事與歲時伏臘祀廟祭墓各服其應得之服然後行禮子弟名入泮宮其婦始易銀笄練褰否則終身荆布而已膺爵者纓紱輝華伏牖者簪瑜偃蹇貴賤相形慚惶交至以是父誡其子妻勉其夫人人勤學以自奮於功名故新城之文藻

貽芳衣冠接武號爲宇內名家

喉簧腹鼓

酉陽雜俎云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年以後每寐熟喉間有聲如鼓簧許州伶人伺其寢卽譜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釋史彙編云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中有聲如擊鼓遠聞於外腹消則聲亦止一月一作經數十醫莫能治腹鼓可對喉簧竹革之音由肉而得此乃古今所創聞者

會稽東南有山曰平水康熙初樵人經其下見一大蛇如蟒蜿蜒澗泥內久之塗附其身樵人釋擔而觀澗旁有洞蛇曳泥而入隨以泥封洞口樵歸遂不能言與人酬對唯張手作狀而已如是者三年復過前遇蛇處陰雲乍合雷雨驟至霹靂一聲有龍從洞中出騰空而去樵人不禁大呼曰向我卷舌不能出聲者正此物爲之也於是能言如初

海天行

海忠介公之孫述祖倜儻負奇氣適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舉子業慨焉有乘桴之想斥其千金家

產治一大舶其舶首尾長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
六十四口以象卦篷張二十四葉以象氣桅高二
十五丈曰擎天柱上爲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
乃成自謂獨出奇制以此乘長風破萬里浪無難
也瀕海賈客三十八人賃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
國以述祖主之崇禎壬午二月揚帆出洋行至薄
暮颶風陡作雪浪粘天蛟螭之屬騰繞左右舵師
失色隨風飄至一處昏霾莫辨何地須臾雲開風
定遙見六七官人高冠大帶拱立水次侍從百輩
狀貌醜怪皆魚鱗銀甲擁巨螯之劍荷長鬚之戟

秉炬張燈若有所伺不覺舟忽抵岸官人各喜躍
上舟環視曰是可用已卽問船主爲誰述祖不解
其意勿遽聲諾詰朝呼述祖同入見王約行三里
許夾道皎如玉山無纖毫塵土至一闕門門有二
黃龍守之週遭垣牆悉以水晶疊成光明映徹可
鑒毛髮述祖私念曰此殆龍宮也又踰門三重方
及太殿其制與人間帝王之居相似而輝煌巍業
廣設千人之饌高容十丈之旗不足言矣王甫升
殿首以紅巾圍兩肉角衣黃繡袍髯長垂腹衆官
進奏曰前文下所司取二舟久不見至今有自來

一舟敢以聞王曰舊例二舟陳設貢物今少一奈何衆曰貢期已迫臣等細閱此舟制度暗合渾儀以達天衢允宜利涉且復寬大新潔若將貢物櫛櫛俟到王宮以次陳設似無不可王允奏曰徙其凡貨凡人滌以符水速行勿遲衆唯唯下殿仍回至舟將人貨盡押上岸置之宮西裏珣池內唯述祖不肯前私問曰貢將焉往衆曰貢上天耳述祖曰述祖雖炎陬賤民而志切雲霄常恨羽翼未生九閭難叩幸遭奇緣亦願隨往衆曰汝濁世凡人也去則恐犯天令不可中有一官曰汝可具所生

年月日時來述祖亟書以進官與衆言此人命有
天祿且係忠直之裔姑許之俄頃昇貢物者數百
人絡繹而至賫貢官先以符水遍灑舟中然後奉
金葉表文供之中樓次有押貢官二員將諸寶物
安頓述祖私窺貢單內開赤珊瑚林一座大小共
五十株黃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七十株高者俱一
丈四五尺夜光珠一百顆火齊珠二百顆圓大一
寸五分鮫綃五百匹靈梭錦五百匹碧紗二十
斛紅韎鞞二十斛玻璃鏡一百具圓廣二尺各重
四十斤玉屑一千斛金漿一百器五色石一萬方

其他殊名異品不能悉記。安頓已畢，大伐鼉鼓，三通。乃始啟行，逆風而上。兩巨魚夾舟，若飛。白波搖漾，練靜鏡平，路無坦險。時無晝夜，中途石壁千仞，截流而立，其上金書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衆指示述祖曰：昔張騫乘槎，未能過此。今汝得遠泛銀潢，豈非盛事。述祖俯首稱謝。食頃之間，咸云南天關在望矣。既而及關，賁貢官押貢官各整朝服，昇寶諸役俱易赭色長衣，亦令述祖衣之。登岸陳設足之所履皆軟金地，間以瑤石嵌成異彩。仰視瓊闕瑤堂，絳樓碧閣俱在飄渺之中，若近若遠，不可

測量門下天卿四員晃笏傳旨令資貢官入昊天
門於神霄殿前進表行禮述祖及衆役叩首門外
惟聞樂音繚繞香氣氤氲飄忽不斷而已隨有星
冠嶽帔者二人爲接貢官察收貢物引押貢官亦
入行禮畢玉音宣問南方民事北方兵衆語甚繁
不盡述各賜宴於恬波館謝恩而出於是集衆登
舟述祖假寐片時恍忽不知幾千萬里已還故處
因啟領所押貨物與同行諸人王下令曰述祖之
舟曾入天界不可復歸人寰衆侍在池空令一見
則三十八人俱化爲魚唯首未變述祖大慟前取

舟官引至一室慰諭之曰汝同行人命應皆葬魚腹其得身爲魚幸也汝以假舟之故貸汝一死尚何悲哉候有閩船過此當俾汝歸日給飲食如常居久之忽有報者曰閩船已到王召見賜白黑珠一囊曰以此償造舟之價命小艇送附閩船抵瓊山還家壬午之十二月也家人蚤聞覆溺之信設主發喪乍見述祖驚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風敗舟倖憑擎天柱遇救得免次年入廣州出囊中珠鬻於番賈獲貲無算買田終老康熙丙子粵僧方趾麟親訪述祖具得其詳時述祖年已

九十六貌如五十歲人 元時陳孚出使安南其
國宴享之際以殊盤進炙魚人面魚身置之席上
孚舉箸取雙目噉之魚味在目彼國服其多識三
十八人之首未變者蓋亦將爲人面魚也

丙辰會狀

吳門彭修撰定求爲雲客先生之子幼奉此仙甚
謹雲客嚴禁之終莫能奪緣練既久遂能通神廢
凡運腕不假思索始爲詩文繼爲制藝隨筆疾書
悉成佳構棘闈獲雋用此技也康熙丙辰歲計偕
入都余友吳大馮與彭有舊得其經義秘本示余

內有殊書元君許我必中丙辰會狀十字余竊異之及禮闈榜發與殿試傳臚果皆第一蓋功名之事原有定數而元君獨能預告之所謂元君者豈卽所奉之乩仙耶或云乩仙是前朝進士松江杜麟徵

綜

蒲城王孝齋名綜謁選縣令唱名讀如梁王不應唱至再三王趨進曰知縣名讀如京而呼作梁未敢應耳吏部哄然曰汝進士出身卽已名尚未識耶綜爲繫冠之繩古謂之幘梁故字書止有梁音

汝乃以偏傍讀之謬矣又吳江有廩生沈龕順治中江南督學御史歲試點名不解龕字乃破龕爲兩呼云合龍識字之難如此王綽以知縣內陞禮部康熙三十二年出爲江西督學道今之司文柄者其學問大抵然歟

魚頭

陳州環城皆水水產佳鯽康熙初旗人張自用巡撫河南陳州牧以鯽餽之揭書鮮鯽百頭張甚駭愕促召中軍以手指示之曰送魚者皆稱尾此獨稱頭陳州牧由進士得官當必有說中軍曰職有

知書之胥白謙可令入對須臾謙至跪而答曰小人常讀詩經有在藻之篇其首章云魚在在藻有頌其首其次章云魚在在藻有莘其尾故魚有稱尾亦有稱首者今州牧之稱頭而不稱尾正見其尊上之意張大驚喜手扶謙起曰汝有此大學識豈可屈居下役汝卽入我幕府當掌書記可也自後事必諮謙謙行則行謙止則止不踰年拔爲本省提塘復改文職以同知解秩歸儼然據開封摺紳之座矣昔人有一字師今之白謙其一字官乎唐賈島騎驢遊東都得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

門之句又欲用敲字改推字沈思未定不覺墜驢
適昌黎韓公輿從而出遇於塗烏以質公公曰敲
字佳矣烏起而下拜宋范文正公撰嚴子陵祠堂
記成末句爲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太伯在座曰
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李曰先
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從之元薩天
錫有詩送笑隱住龍翔寺頸聯云地溼厭聞天竺
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虞學士見之曰詩固好但聽
聞字意重唐人詩有林下老僧來看雨改作地溼
厭看天竺雨音調更勝薩大服而去皆所謂一字

師也

季氏之富

江南秦興季氏與山西平陽亢氏俱以富聞於天下季自滄葦以御史回籍後尤稱豪侈其居繞牆數里中有複道週巡健兒執鈴柝者共六十人月糧以外每夕犒高郵酒十甕燒肉三十盤康熙九年霖雨連旬恐霉氣侵漉命典衣者曝裘於庭張而擊之紫貂青狐銀鼠金豹舍利猴之屬脫毛積地厚三十許家有女樂三部悉稱音姿妙選閣讌賓筵更番佐酒珠冠象笏繡袍錦靴一妓之飾千

金具焉及筭而後散配僮僕與民家子而嬌態之
態未能盡除日至高春晨睡方起卽索飲人參龍
眼等湯梳盥甫畢已向午矣製食必依精庖爲之
乃始下箸食後輒按牙歌曲或吹洞簫一闕又復
理晚粧等夜宴故凡娶季家姬者絕無聲色之娛
但有伺候之煩經營之瘁也

溺妾人夢

山東單務孜號秋厓仲弟務嘉皆舉進士同官於
京師秋厓有妾少而艾甚見珍寵居久之請假歸
省慮妾隨輿而東不免風塵之困因買舟潞河俾

其母偕以行，甫出津門，狂飈驟發，舟覆而歿。秋厓
抵家後，妾計至矣。聞之不勝震悼。閱二載，復之京，
就補道。由德水去州城尚數里，而逢西日已落，投
宿村店。店主辭曰：茅舍土床，固不足以肅尊客。且
小有不靖，恐驚從者耳。維時道路昏黑，僕馬饑倦，
遂強而入宿焉。秋厓疑於店主之言，展轉不能成
寐。殘燈在几，乍滅乍明，忽於東壁影出紅綃一縷，
頃之又於紅綃上，髮與青綃一縷，宛似婦人衣帶。
未幾，湘裊垂地，玉頰半露，擁髻低徊移步而前。則
昔年沈水之妾也。歛歔而言曰：妾荷君厚愛，不幸

罹茲水厄與君永絕久俟於此以求一見行當再
生君家爲君猶子君亟入京延僧於長壽寺設水
醮一晝夜幸藉祈禳庶免魘妖言訖仍隱壁而去
秋厓如夢始寤大呼有鬼羣僕然炬四照聞無所
見曉起蓐食兼程入都是時務嘉果於五日前舉
雄與妾語適符方妾之溺於津門也求其尸再宿
乃得錦靴未脫金環在指但兩手緊握不展展之
則掌中各有黍米在焉秋厓季弟孝廉務劭嘗與
客道其握黍之異

象聲

都下有爲象聲之戲者其人以尺木來隔屏聽之一音乍發衆響漸臻或爲開市則塵主啟門佑人評物街巷談議牙僧喧呶至墟散而息或爲行圍則軍帥號召校卒傳呼弓鳴馬嘶烏啼獸嘯至獵罷而止自一聲兩聲以及百千聲喧騰雜沓四座神搖忽聞尺木拍案空堂寂如展屏視之一人一几而已吳南邨先生嘗言古法之不傳於今者有三嘯其一也象聲之戲蓋得嘯之遺意而極於變者今其人已沒而法亦不傳

白蓮散

明萬曆間龍谿林茂廢學溺賭家產蕩盡適有表兄李姓者經商廣州將往依焉至羊城太平門訪之李去香山縣貿易不得遇急欲覓香山渡而心緒悵迫聞粵語音不相通遂誤上肇慶渡渡法人給一牌將抵埠計牌收錢同載六十五人俱交牌與錢畢及林則實無一錢乃解衫爲質渡主憐而免之迨於登岸則肇慶府而非香山縣也益徬徨無措仍以衫質食於店間游街市都見督院榜示府中公子患病有能治者與百金是時吳公元夫總制兩粵亦龍谿人中年止生一子甫弱冠而身

染黃病嘔吐膨脹不能飲食兩粵名醫延致殆遍
百治不效故有此示茂白度窮困已極姑妄應之
以博一飽不則詎屬同鄉當無大咎遂揭榜紙納
於懷爲守役所見執茂赴轅傳醵言其故卽命延
入吳坐中堂茂憔悴藍襖蒲伏階下吳問知醫乎
曰知問其姓曰林問其居曰龍谿吳曰同鄉大姓
也命起而與之坐少頃左右扶公子出面黃如金
而腹大於瓢奄奄僅存一息茂器作按脉狀漫曰
不難治也左右皆掩口笑吳問應用何藥林復漫
曰此症非君臣佐使之劑所能愈進一草方當獲

神效吳賜以酒食遣中軍官與同騎而出茂愕然
已久忽饜珍味腹作痛幾欲墮馬行至城外曠地
請停騎於此問覓草實遺矢也而於糞土中見鮮
草一稜色白肥大採取入袖告中軍曰仙草已得
聯轡還府而日向夕矣茂固不知白草之能療疾
也聯藉以塞責兼可晚餐耳並命煮湯進公子是
夜宿府中展轉不能成寐明日天尚未曉內傳林
先生甚急茂驚懼不知所爲曳屣而入見公子坐
床啜粥魂魄始定公子曰昨飲湯更餘大吐濃痰
一器中有三紅筋析而細視則血裏人髮糾纏成

團今自吐後胸膈空洞思食與無疾同非先生其孰奏此再生之功未幾總制公亦至再三稱謝茂意甚慙恍惟唯遜讓而已畱閩數日設宴召茂贈以冬夏之服一篋黃金十笏白金三百兩樓船甲士送歸龍谿方茂之出制府也潛往遺矢處發白葦之根乃從敗梳而生蓋梳能治髮梳發爲葦以驅髮癢宜得速效茂因悟藥理還家後遂習岐黃之術而家日以饒嗟乎天下之人中鮮實學而盜虛聲享厚利者獨一林茂乎哉

嗣姑化男

荊州馬洋潭有黃姓者樸老而鰥獨爲鄉塾師一女名嗣姑生有慧質幼在塾隨父讀書年十四自繡白衣大士懸之室中禮供甚虔一夕忽夢大士呼而語之曰汝父固鄉里善人數室有子其奈年老何我欲以汝子之因徧撫其體啖以紅丸甫下嚥覺存熱氣如火從胸臆下達兩股間迷眩者七日欬然而起則已化爲男子矣先是翁以嗣姑許字同里譚姓因往告以此異譚怒詫其妄鳴於官質驗果真乃解婚四方觀者雲集康熙丙辰初夏渭川孫靜菴適過其地亦造門請見嗣姑冠履出

迎黛粉之痕未消瑱猶在耳也孫有句云夢中變化真奇劍紅顏忽作男兒相卸却羅衫蝴蝶墓博帶寬衣相揖讓見人低首尚含羞珠環小髻烏蠻樣

名字前定

金文通公之俊世居吳江之曹村村分南北如南北阮南居者貧而勤學北居者富而寡文方公在娠時其翁姥宿南村小樓一夕忽有砲聲夢驚偕寤聞空中語曰今夕吉時爲汝家德兒上梁詰朝訪之則北村興築新宇鼓樂升砲也地極闊敞制

尤壯麗。廣庭夾道環以流泉。庶民之家所未曾有。
公生而彌月。太姥襁攜外氏舅。問甥有乳名否。曰。
未也。舅命之舅曰觀。其形貌端純。似有德者可名。
德兒。太姥憶空中語。心頗喜訝。然秘不告人。閱三。
十餘載。公已貴。而北業漸替。以其居出鬻。太翁受。
之。今之端清堂是已。嘆息數有前定。始與賀者言。
其事。公少時遇運。凡者詢終身祿命。凡曰。汝豈凡。
人也耶。故字豈凡。

餽餽

丁丑狀元李蟠字根大。書法不甚精楷。文思亦復。

遲遲當廷試日諸進士薄暮皆出而蟠獨留殿前
護軍催督甚急蟠泣告曰畢生之業在此一朝幸
毋相促以成鄙人功名護軍哂諾直至四鼓始獲
呈卷上廉知之以爲苦心之士拔置一甲一名
同榜探花則慈谿姜宸英也姜作五言戲贈云望
重彭城郡名高進士科儀容如絳勃刀筆似蕭何
木下還生子蟲邊更著書一般難學處三十六鰕
鰕蟠偉幹虬鬚狀似武人其爲諸生時以刀筆聞
廷試懷麪餅三十六枚餐之至盡鰕鰕都下方言
也

雙雙

吳門有名妓蔣四娘者小字雙雙媚姿麗冶儼態
輕盈琴精奕妙復善談諧花月之筵坐無雙雙不
足以罄客歡也毘陵呂狀元蒼厓遇於席一見傾
悅以千金買之攜至京師扁置花市畫樓窮極珍
綺以資服饌自謂玉堂金屋稱人間佳配而雙雙
以爲瓊益芙蓉雖籠鸞鵲動而觸隅非意所適順
治甲午除夕共相餞歲出兩玉卮行酒呂斟其舊
者奉蔣曰此我家藏重器爲卿浮白蔣以新者自
與仍以舊者還呂曰君雖念舊妾自懷新呂意拂

然明年放歸吳門。雙雙構室南園。頗有卉木之勝。
崑山徐生其舊識也。泛扁舟訪之。蔣畱茗話徐生。
曰。四娘已作狀元婦。何不令生狀元兒。而重尊舊。
遊耶。雙雙曰。人言嫁逐雞犬。不若得富貴壻。我謂。
不然。譬如置銅山寶林於前。與之齊眉舉案。懸玉。
帶金魚於側。與之比肩偕老。既乏風流之趣。又鮮。
宴笑之歡。則富貴豈猶雞犬也。又奚戀乎。嘗憶從。
蒼臣於都下時。泉石莫山怡目。絲竹無以娛心。每。
當深閨晝掩。長日如年。玉宇無塵。涼蟾照夜。徒倚。
曲欄之間。悵望廣庭之內。寂寂聽音。忽焉腸斷。此。

時若有一二才鬼從空而墜亦擁之爲無價寶矣
人壽幾何難逢仙偶非脫此苦海今日安得與君
坐對也徐生大笑而別

澤民實事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爲邦本計者莫先於興
利除害害不除則利亦不能興也故出而在外入
而在內凡有地方之責其於民間疾苦或因時陳
告或卽事籲聞其始相其可行而後爲其旣期於
必行而後止議定一朝澤流萬姓則言與人俱不
朽矣河南自闖賊蹂躪之後田野半化污萊天

朝底定荒者減其額稅惟靈寶一縣以許姓族大糧多當事避嫌未經豁免虛糧二萬貽累日久康熙十七年江采白甫至其邑夙夜籌畫三請於院司竟得奏蠲合境歡騰江亦因之內擢舊例順天獄之罪犯軍流者必俟咨行各省僉妻到日然後發遣康熙四十年錢再亨爲京尹請先掣定地方押赴本省領妻同解則繫者不致淹滯於囹圄行者不致欺辱於道路三便之奏奉 詔允行又琉璃瓦二廠舊例除官房富戶外小民計屋輸租而貧苦之氓倒塌之舍糊口未能算緡何出請悉

貸之。於是歲免租四千三百有奇。當再亭在垣中
時，建白俱切政要，而其升京兆也，猶不忘民瘼。天
下稱之。江采白名縈，漢陽人。錢再亭名晉錫，太倉
人。

于家琵琶

蒲州于孝廉有愛姬曰紅桃，美容止，善談謔，尤擅
琵琶。北地聞闌多嫻此技，而紅桃纖指嬌喉，攏
絃叶曲，其調與衆絕異。故才一發聲聞者，卽知爲
于家琵琶也。崇禎末，闖寇所至，蹂躪河汾間，罹禍
尤酷。孝廉被執，闖帥將殺之。牛金星見其年韶質

秀且已登科，丐爲子師而免紅桃，亦於此散失。不知所往。孝廉從金星於軍數月，後館之晉王府中。晉府初經兵燹，雖重樓疊閣而棟折垣頽，金粉凋落，沼荒林敗，竹柏傾欹。孝廉於最後之宮置一榻，焉。妖狐畫嘯於庭，奇鬼宵窺於牖，詭形怪響百態千聲。孝廉斯時雖偷息人間，實同冥域，而心念紅桃如醉如痴，一切可憎可怖之境，詭置度外矣。又踰一載，闔兵進逼京師，列營保定城北，序屆殘冬，雲同霰集。孝廉與牛子共一行帳，薄幕雪下愈密。二鼓初報，孝廉啟帳小遺，四望皎然，隱隱聞琵琶。

聲觸其瓜好遂跣足踏雪潛行求之越數十行帳獨一帳有燈聲從帳出俯而諦聽是耳所素熟者大慟一聲身仆深雪不能起帳中人疑其奸細縛入帳識爲金星西席乃釋而詢其故孝廉曰家有小姬素善琵琶兵間散去已逾二載願見之私雖寐不忘今宵萬籟俱寂清調遠聞恍出吾姬之手不勝悲痛千觸麾下疎狂之咎尚期宥之帳中人亦豪者慨焉出姬相見果紅桃也乃復行酒列炙仰孝廉與姬歡飲達旦明日言於金星以紅桃歸孝廉仍遣二騎送回蒲州孝廉入本朝以楊州

通判終

夜光

藍田幕客瞿修齡言於康熙三十年四月陰晦之
夕從其主人勘地至一山間時方二更豁然天曙
紅光浮嶺則照林谷行三四里許仍復昏黑昔于
頤在海南時三更忽曉如日初出移時復暗是夜
海中大金鰲浮出有光照耀天地過嶺南悉見乃
知是鰲所爲泰地大海萬里何由得光蓋深山大
澤俱有龍蛇之屬不第金鰲有光也

豹仙

徐州李蟠以文望雄於鄉跌宕自喜其家去州城
一二里有趙翁者所居之村與李村相望晨夕往
來無間也趙翁頗饒於貲小築數十楹外周以垣
中分兩院而空其半欄檻曲折花木幽深忽一日
有美髯老人從空屋中曳杖而出自號豹仙顏如
童儒衣冠甚古長揖趙翁偕入其室則屏幃之麗
几案之精皆非素有翁顧視駭愕豹仙曰老夫生
無氏族姑無井里所至之地安卽爲鄉昨從天目
天台渡江而北遍訪幽棲曾無愜意適見君有閒
館絕遠置座暫頓妾婢於此當圖畱珠之報用酬

割宅之恩幸無訝也。言未既，美姬漸次出，見焚香於爐，瀹茗於盃，更侍進，光艷照座。豹仙笑指諸姬曰：「此皆老夫養生之具矣。」趙翁告退，念其禮意既殷，談論復雅，頓忘怪異，轉與親暱。暇則輒相過，從豹仙自言得道漢時，市朝屢變，轉瞬間不覺千有餘歲。賴有狐氏八仙從侍，中髀紅粉四班，命曰陰獵，踰月則遣一班於三百里外，媚人取精，挹彼注茲，合同而化，運之以氣，葆之以神，延生之術實由於此。趙翁度其必能前知，因叩以吉凶禍福，無不奇中。驚傳鄉曲，咸以真仙奉之，蟠獨不信。一夕

痛飲極醉直造豹所大呼妖獸赦其惑衆之罪豹
則蚤已避去其室聞如而蟠仍毒誓不止也趙翁
隔院聞其聲亟往諄勸令僕夫乘月扶歸明日豹
仙復見趙翁曰吾友無狀深獲罪於老仙醉人當
恕幸無較焉豹仙曰此君天祿甚高老夫輩法當
退遜計其年滿三十當魁天下四十六歲位至三
公但其生平有二隱事實傷陰德致干天罰且性
近鬼躁功名雖顯不免淹阻或至遷謫若老夫則
跡本萍浮呼當馬應旣被譴驅無庸留滯矣辭別
出門有頃過覘其居鳥語在簷落紅滿地依然一

空院也。他日趙以二隱事詢李李嘿而不悅。似有悔咎之色。康熙丁丑蟠果狀元及第。尋以事去官。

猿風鷹火

天津徐緯真素嗜方技。縱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淮之行。道經山東古廟。忽聞廟中大呼。徐緯真救我。乃解鞍小憩。又聞呼之如前。入廟遍視。並無一人。唯有一大鐵鐘覆地。語出鐘內。徐問曰。汝是何怪。而作人語。且呼我輩。救耶。鐘內語曰。上古猿公黃石老曾從學劍。我仰其裔也。以劍術之疎。誤傷良善。蒙上帝譴責。因此鐘已百有餘年。今限滿當

出幸君開之徐曰我無千鈞之力豈能獨發此鐘
鐘內語曰不勞君手發也君但去鐘上十二字我
卽出矣鐘體泥封篆文苔繢取石敲磨有頃立盡
鐘內語曰可矣然須速走稍遲半刻不無於君有
害徐遂跨驢疾行二三里廻望來處雲霾風暴響
若山崩遙見大白猿從空飛墜叩首驢前倏忽不
見徐生南遊半載仍還都下天街夜靜明月滿戶
聞剝啄聲甚急啟戶納之則年少書生儀容妍雅
再拜稱謝而曰余濟南之鐘囚也願君拯拔之恩
得超沈淪之厄上帝赦其夙愆仍還仙秩感君厚

德沒齒弗諉。念君志切鼎鑪。學求圖緯。今於天府。瓊笈竊得道書三卷。授君以申環珠之報。必於一夕篝燈畢杪。慎毋緩也。出書置几。匆匆辭別。徐生展閱第一卷。其文如論語孝經曰。平平無奇耳。展閱第二卷。其文如陰符鴻烈曰。此亦不足習也。展閱第三卷。其文皆言吐火吞刀之秘。徵風召雨之奇。乃大喜曰。我所求者。正在於是。遂亟錄之。天甫向曉。而少年已至。窺徐意。在求帙色。若不懌者。嘆曰。我所以報公者。豈謂是乎。第一卷具帝王之畧。第二卷成將相之才。第三卷術數之書耳。用之而

善僅以修業用而不善適以戕生。然緣止於此。當可奈何。言未既。人與書俱失矣。徐原籍山陰。自獲書後。嘗以其術試於故鄉。或捉月於懷縣之暗室。或捏雷於掌。放之暗霄。以法爲戲。取薄酬而資旅食。一日飲酒大醉。時值炎暑。袒而生於門。適涼颺驟起。向空書符招之。入袖良久不放。怒觸風伯於袖中。大吼破袖而出。雷火繼之。膚髮焦枯。隨以致斃。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瓊山諸生黃賓臣者。自言得奇門真傳。有司往請之。賓臣結壇觀山寺。披髮仗劍。以目視日。竟晷不下一睫。天果微雨。詰

朝烈日如故有司請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由觀
山遷壇於發祥寺登浮圖第四層上下左右悉封
以符謂觀者曰明午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
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
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來不祥爾
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
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頂飛人霹靂再震賓臣顛
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鉞血涿涿流不已而死此皆
素無修道之真妄習褻天之術空其千神怒遭冥
誅也

東坡亭

昔蘇公子瞻在惠州時結亭白鶴峰上今名東坡亭面臨東江而附州之歸善縣城適當其前自有亭以來城牆頽墮廣四五尺許屢築屢圯久不修治康熙三十四年縣令林宸書決計完之土人以爲東坡勝蹟應仍其舊林不以爲然卜吉鳩工以蟻灰累石備加堅韌月餘又復崩陷如故蓋蘇公之神棲游於此不欲障其眺望也亭之左右有水二泓一曰硃池一曰墨沼燃燭亭內雖風狂雨暴其焰不熄不搖

奇嗜

南海茅廉李標字倩爲性嗜醢鴨尾每膳必需家人以全鴨進者則割尾而棄其餘親友設饌以爲褻而不供則拂然謝去雖珍錯盈前不肯下筯佛山鎮有一豪家筵宴不時烹飪狼籍其用醢鴨尾以數十計惡其尾翹未下釜時卽命庖人剖投牆外倩爲聞而嘆曰委明珠於糞壤抵尺璧於污泥天下有拂人之性如此偷父哉世不愛寶我不忍其棄於地也遂徙居與豪家結鄰日享其醢尾焉粵中荔枝必俟五六月紅熟方以甘鮮擅名非其

候則攢斜整口不可下嚙爲獨嗜純青者薰以香山鹽蝦醬一啖百枚嘗曰人間至味無踰於是惜不能與醢鴨尾日夕慰我僂耳蔗霜米飴皆所深嫉其令河內時見民有姓唐者以其音之似饒也輒怒目曰萬姓譜中何一不可姓而必姓此乎遇有罪者必倍其答

兩夢

尚樸山名崇乾其先番禺人本姓蔡鼎革後尚藩立爲嗣因冒姓尚常自言藩生之有文名者唯余與盛某相埒壬子秋開試後盛某之弟夢一貴人

烏帽絳袍鼓吹登堂指揮胥役上文魁扁額詰旦告其母與嫂同是夢也後二日復夢前貴人到門除去扁額付年少頭陀投扁於水頭陀坐其上蕩漾而去旦又告其母與嫂夢亦如一及榜發櫟山獲薦而盛某被斥訪之房考官乃知盛某七藝已入彀因二塲表語不合以櫟山卷易之櫟山又言徹棘之晨夢過荒寺號若舊遊因於佛前嘿禱心期獲雋展拜間聞有自然祐爾之語出金剛口中再登後殿見一人手敲桐魚坐而誦經余側窺之亦頭陀也其貌與余酷似未幾喧呶聒耳雙然驚

寤則報捷者在門矣。嘗觀人世之事變態萬端，悉如夢幻。科名特其一耳。有夢而失之者，有夢而得之者。是又夢中之夢也。盛子失意後不久，徂謝櫟山，由縣令起家，生有象賢文譽，顯著此亦頭陀之善夢者哉。

紅衣土偶

京師劉光廷有棗園在東直門外，其實長白甘脆，稱為佳果。熟時園丁晨起看視，踰夕輒減，而莫測其故。走告光廷，光廷曰：「此必有竊者，汝特守之，不密耳。」遂自往，詣園恰值月夜，持桃棗伺於樹陰至

四鼓後見有紅衣女子從牆外飛入不假攀援不懼鈎刺往來輕捷甚於猿鳥摘其肥而熟者卽納口中光廷植梃大喝紅衣者飄瞥颺去光廷開門跡之經三四里天色已明紅衣者至一土祠而隱光廷入祠追索諸土偶積埃盈寸唯右側紅衫侍女露首如沐光廷怒視曰汝是竊我棗者舉梃奮擊破其像獲腹棗斗許而歸

相墓四大惑

人之生也有耳目可以視聽有手足可以持行尚不能精攻文以取貴善治產以致富乃信堪輿家

言求諸冥冥之朽骨。茫茫之頑土。謂富貴當安生而致一大惑也。相墓之書曰。前有滄池。後有丘陵。東有流水。西有長道。謂之正穴。然巖居者絕少。園。澹。澤。居者難求。崇阜居在山水之間。又安能恰兼四者有之。而必曰此爲正穴。一大惑也。陳魏公俊卿父墓在莆田南寺之側。本一富民墓處也。葬後二十年間。其子若孫無不病。日多至失明。有術人語之曰。此害山墓而起。當急徙之。富民子大懼。卽別卜改窆。而故穴爲俊卿所得。富民病者愈。而俊卿官至右僕射。封魏國公。柯四者莆田之小民也。

有一山人善相地爲富家卜葬夜臥於穴土神呵之曰此柯狀元祖穴奈何犯之可速遷免禍明日以告主人其家遂別葬然郡中大族並無柯氏他日山人假坐米肆肆主姓柯問家有葬者否曰我父枯骨尚在淺土遂以地言於柯移父骨瘞於其中生子曰潛景泰辛未及第仕至翰林侍讀然則宅兆之吉若有所待苟非其人不容妄冀乃祖父之歿輒延地師徧求善地一大惑也古今稱地師之神者晉有郭景純宋有張鬼靈然景純自知命盡而不能逃於刑誅鬼靈自知數促而不能免於

天折况其術萬不如景純鬼靈而欲爲他人祛禍就福避凶趨吉有是理乎一大惑也

樹怪

石濤和尚以前朝宗室遁跡桑門結茅於徽之黃山歲暮雨雪與一二禪侶圍火庵內更定以後突見一人排戶直入其形甚鉅藍髮紫面張口若箕亦於鑪旁踞坐諸禪侶驚愕散置石濤疑然不動徐舉鐵火筋夾一紅炭置其口中其人啣炭筋負痛疾趨而去閱三日雪霽石濤攜筇出遊離庵里許見路側核桃樹杈如人樹本上有橫坎廣七

角川系
八寸鐵筋與炭在焉。乃知前宵之排戶者。卽此怪也。遂命僮斫而薪之。石濤道行超峻。妙繪絕倫。太倉王麓臺謂海內丹青家不能盡識。而大江以南。當推石濤第一。余與石谷皆所未逮。

還金

順治十年三月。龍谿老農黃中與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東門買糞。泊船浦頭。浦傍厠糞。黃所買也。父子飯畢入厠。擔糞見遺有腰袱一具。攜以回。船解袱而觀。內有白金六封。黃謂其子曰。此必上厠人所失者。富貴之人。必不親自腰纏。若貧困

之人則此銀卽性命所係安可妄取我當待其人而還之小三大以爲迂爭之不聽悻悻徑回龍谿黃以袂藏船尾約篙坐待良久遙見一人狂奔而來入厠周視徬徨號慟情狀慘迫黃呼問故其人曰我父爲山賊妾指兒繫州獄昨造謁貴紳達情州守許以百二十金爲酬今鬻田宅丐親友止得其半待州守許父保釋然後拮据全餽事乃得解故以銀袂纏腰入州因急欲如厠解袂置板心焦意亂結衣而出竟失此銀我死不足惜何以救我父之死乎言訖淚如雨下黃細詢銀數與袂色俱

符慰之曰銀固在也。我待子久矣。挈而授之。封完如故。其人驚喜過望。畱一封謝黃黃曰。使我有貪心。寧肯辭六受。一揮手使去。是時船糞將滿。而子久不至。遂獨自刺船歸。行至中途。風雨驟作。艤棹荒村之側。村岸爲雨所沖洗。轟然而崩。露見一甕。錫灌其口。黃亦不知。中有何物。但念取此可爲儲米器。然重不能勝力。舉乃得。至船須臾。雨霽風和。月懸柳外。數聲欸乃。夜半抵家。小三以前事告母。兩相怨詈。黃歸扣戶。皆不肯應。黃因誑云。我有寶甕在船。汝可出共舉之。子母驚起趨船。月光射甕。

頭如雪手昇而上鑿錫傾甕果皆白鏹約有千金
黃愕然悟蕉鹿之非夢矣黃之鄰止隔葦牆以聽
黃夫婦切切私語甚悉明日以擅發私藏首於官
龍谿宰執黃庭訊黃一無所諱直陳還銀獲銀之
由宰曰爲善者食其報此天賜也豈他人所得而
問乎第鄰釋黃由是遷家入城遂終享焉

紅娘子

陸雲士之宰江陰也湯西崖以孝廉來遊有情必
達他則不然羣客交如西崖雲士曰公等無多言
也公試觀天下有幾西崖乎是時西崖甫踰弱冠

顏美如玉而詞筆娟秀所至傾坐邑有妓號紅娘子者已在杜秋之年矣西崖悅其妍媚比於啖蔗之甘客裝所蓄盡散鱸頭而去閱歲西崖登第入翰院遣人致書雲士雲士大喜以爲湯君心念舊交不以雲泥有間也發其緘寒暄外唯惓惓問紅娘子無恙且言紅有假子頗能文已令采芹於泮否絕不及疇昔禮遇之雅雲士大怒裂書投地作長牘謾語復之余聞雲士盛有男寵老而艱嗣畜愛童字鶴書者爲子委以邑政因致奪秩雲士家於杭杭人稱雲士爲子梅妻鶴則雲士亦不得齒

以隴紅咎西崖也

少陵骨

至元十年喬中山以東漕掾出使延安道經鄜州
土人傳有少陵枯骨在石中者因往觀之石樹州
市道傍色青質堅人骨一具跌坐於內與石俱化
而狀若生成按唐書文苑傳甫攜家避亂荆楚寓
居耒陽水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年五十
九其子宗武流落江湖不久亦歿元和中宗武子
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縣西北首陽
山之前則少陵枯骨應在首陽何由而見於鄜地

魚川系系
乎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此少陵寄家鄜州在
長安憶其兒女之詩亦不久居於鄜也乃後之好
事者因拾遺官號而訛改婦人之粧因偶寓鄜州
而妄指石函之骨少陵身已逝矣而猶不免爲名
累也如此哉

十力前知

十力禪師者空隱和尚之上座也十公能詩工八
分書爲人慷慨有才略少時久遊西北邊關及滇
黔秦蜀多識天下豪傑與曹文詔虎大威兩總戎
交厚年五十始皈依空隱出家匡廬崇禎辛巳從

空隱說法於廣州光孝寺與二樵薛起蛟同鄉舊
識梵修之暇輒抵掌談四方兵將強弱與險要塞
阨處娓娓不倦密語二樵曰汝輩經生不知興廢
大勢尚擗管嘒唔何爲者二樵因叩其興廢之由
曰朋黨亂於朝盜賊亂於野大事去矣不久且將
革命二樵問闔李連營十八大者十萬小者不下
四五萬已破豫楚復據秦晉意欲寬伺神京朝中
貴臣多有爲其心腹者草野之民受之久矣代興
者豈卽此寇耶曰非也天降禍亂以致闔賊披猖
然中國之民不過與中國之君相終始日月旣浸

雖有燭火尚不能以微光自存矧茲腐草之螢哉
二樵曰然則誰得之曰有天命者得之老僧不及
見矣汝等行當自知毋多言癸未八月十八公坐化
於羅浮次年甲申懷宗殉國弘光偏安江左不久
亦亡而本朝太祖以天命建元其言悉驗

小座師

潘稼堂素與南州交好康熙乙卯徐太史果亭典
試浙江偕潘入闈潘得許汝龍卷極賞其後場五
策亟稱於太史因此入穀撤棘後許謁徐并見潘
於武林行館尊爲小座師己未潘以布衣應詔授

翰林院檢討康熙壬戌分校禮闈許卷仍以潘薦
成進士遂爲真座師矣汝龍改名汝霖今官至禮
部侍郎

岳家神兵

余家吳江之北麻村居瀕麻湖康熙四十一年四
月晦夕遙見燎火徧野列如繁星穿林登隴其行
甚速鉦礮喧震而絕無人聲湖山之舟舳舻相接
桅燈高入天際其燈皆書岳府二字村人舉家出
走驚以爲盜久之乃滅及曉訪之遠地百里內無
不有此咸以爲忠武神兵道經吾邑也

觚賸續編卷四

分目

物觚

行在貢獻

畫水

白蜺

吐火獸

物九命

狨

孝牛

白蟻

粵之猫

蜂君臣

石長

孖畫

奇觚

塔影

諂虎

桃核舫

大甌灣

味聖

蘇州土產

天井

萃仙丸

雪姑

玉籠

鼠魂

雁翎刀

頂刻酒

豕蛻

瓦溺器

助雷壁蛇

噬逆

金銀變化

觚賸續編卷四

吳江鉅 琇玉樵輯

物觚

行在貢獻

歲當夏秋之交。上嘗巡幸口外。康熙四十年七月。駕至索爾哈濟。有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鶴一架。青翅蝴蝶一隻。上問此二物產於何地。頭人回奏。生穹谷山中。鶴能擒虎。蝶能捕鳥。天顏大喜。賜以金而遣之。又駐蹕郭哈密。圖七立有索和諾蛇。哈密獻麟草一方。奏云此草產於鳴鹿山雷風嶺。

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數枚必俟千月乃成非遇聖朝不易呈瑞

畫水

我邑盛澤鎮牙僧所集然往往有畸人才士挺生其間自十舜年湯三俊後三俊之孫豹處號雨七沈思好古散其素封之業徧購法書名畫日夕摩翫故所作行草得枝山筆意而畫尤入神嘗以爲古今繪事唯於林巖樓閣花鳥求工至若寫無形而爲有形寫無聲而似有聲則未能也乃獨創意繪水余家藏有百幅靈幻恢奇殆難名狀其題爲

巖難急瀨盤谷迴泉習池影月桃源落英則往昔
棲隱之水也其題爲雁蕩飛泉匡廬瀑布三峽驚
湍五湖夕照則勝地重名之水也其題爲曉月乘
潮晚虹收雨風卷寒漪烟含秋浸則晴雨朝昏之
水也其題爲炎浦蒸霞寒溪飛雪秋水駕浦夏淙
盈谷則水之寓景於四時也其題爲暖沙臥鴛芳
洲飛蝶萍渚繁英海濱羣介則水之假形於百物
也若夾曲渚平川長波鬱浪觸其淵拜忽若撼城
引其淪漣輒欲放艇臨其激灑花月迷江迴其滌
洞雲烟湧壑而水之變態極矣余族兄素菴雅擅

丹青見而驚嘆曰此曠世仙筆也人間畫師皆凡品耳雨七體貌清瘦揮毫餘暇復耽長生之學餌石茹丹年未五旬嘔血而卒

白蜺

廣州海中有白蜺塘長三百餘里皆產白蜺二三
月南風起霧氣蔽空輒有白蜺微細如塵飛落海
水秋長冬肥貧者買以代蔬前朝何公經以副都
御史罷官家居偶思食蜺適蜺過其門採囊無錢
夫人曰何不書清字售之公笑而止

吐火獸

上虞顧族聚居西華村去海不遠康熙二十九年
八月顧氏子偶與客登樓南望遙見晴空有青色
龍飛逐怪獸其獸徧體純赤狀如巨狗青龍撲舞
而前此獸吐火迎鬪龍噴雪花拒之奮爪張鱗火
騰雪繞盤旋久之俱入於海

物九命

鹽官朱子薄遊西山見五色蝴蝶斃於崖間抔土
覆之曰蝴蝶塚弔之以辭憫其文而不永於年也
苕中吳太守有餉水禽者見鴛鴦一雙義不忍食
命童子瘞於峴山之陰自爲文祭之立碑明霞亭

側曰鴛鴦碑。憐其文而偕懼於禍也。嗚呼。文章九命。獨人乎哉。物亦有之。

玃

玃生東粵山中。柔毛善緣木。陸佃曰。尾作金色。俗謂金線玃。楊億談苑曰。大小類猿。長尾絕白。愛尾中毒矢。卽自嚙斷。未聞其以獼猴爲食也。余閩南海。陳恭尹玃賦而甚怪之。因錄以補博物所未備。賦曰。猛虎之搏健。走可避。鷹鷂之擊。伏者不擎。狡兎畏虞。三窟入地。維猴與玃。若見大吏。唇戰爪縮。相泣而跪。玃呼猴前。膝行蒲伏。伸手探囊。捫胃抵。

脊驗其腰腹孰肥孰瘠瘠者遣去肥者戴石使其
湔洗使自拔毛須臾之間既彼貪饕瘠猴得免各
歸其所聚族相戒噉啗爾汝有介葛盧頗聞其語
猴之言曰榛栗之林櫨梨橘棗上干層雲危柯夭
矯棘蓬未剖青柑未老彼肥輕捷獨得先飽空山
斷蹊無鄉之社鬼嘯兒啼以恐行者連臂上屋牽
門擲瓦彼肥便巧欺童虐寡自費大計聚人索錢
操刀學割屢舞蹺蹺彼肥頗知法而衣冠吾聞福
始是曰禍先果爲彼飽更復患之謂汝不穡飲水
刮腸謂汝不潔保濯於江故曰是可踞陷於機翻

可奮弋於絲。坐客辨肴大哉先之。方今之時。頓哉。勿肥。此之謂也。恭尹此賦。豈目擊狻之爲狀。而著之於詞歟。抑有見於同類者之擇肥而食。故假狻以況之。而多方以致肥之。猴亦其所自取歟。或曰。宋文武二品以上用狻坐。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大吏之喻。寄慨深矣。

孝牛

江西德安縣有王甲李乙同至南郭門外。是日牛集。李謂王曰。集有母牛而孕者。買之。是費一牛價。而獲二牛也。王然之。遂買以歸。不數月果產一犢。

又踰年而犢且角矣。李復謂王曰：「母牛有子，則母之價已償。今其母老無能於田事，不如殺而鬻其肉，既增一健牛之用，復省一疲牛之食，不兩得乎？」王又然之，烹而置之衢，收其值與初市之價等。犢自失母後，垂淚不止。每出耕，遇李輒怒目視。一日鄉人散牧於野，犢亦在焉。李偶經其地，犢從山蹊間突出，觸李仰仆。更以角刺其腹，腹潰而死。乙子訟甲於官。王之耕業盡廢而孝牛之名於世。著康熙二十三年。王樵子適在湖口，聞而嘆曰：「五常之理，賦於人而不及於物，是以萬物之生，唯人爲

貴。然觀於往籍有義犬矣。能禦害也。有義虎矣。能酬恩也。有義驢矣。能助勇也。若夫牛則龐然蠢然。尤物之頑鈍無知者。而乃以孝稱。嗚呼。彼人也。而背親忘讐。其尚得覲顏而襟裾於世耶。

白蟻

粵處天下之南地。以陽勝而爲害於粵者。三皆陰類也。一山水多盜。一牆屋多鼠。一果木多蟻。蟻之屬唯白蟻無所不蝕。其害尤甚。康熙辛巳。粵東藩庫交盤。每箱貯銀以千計。獨一箱少十二兩。或洞其腹。或陷其邊。則白蟻據爲銀窩矣。

粵之貓

鼠之橫無過於粵而貓之昏庸猥惰亦無過於粵
蓋其地使然非盡物之咎也嘗讀高太史被乞貓
詩云鼠類固甚繁家有偏狡獐厥質亦陋微朋聚
工造怪舞庭欲呈妖憑社期免敗饑同善飯頗暴
比橫行噲倉儉自詫肥穴竄寧辭隘唯思淮南舉
不悟河東戒嗟余守窮僻有屋如敝屨公然肆相
欺遠告來別界嚶嚶鳴橐頻窅窅緣幙快伺暗忌
燈然聞腥喜餐餽空床印凝塵高壁墮墮塊核遺
樂果亾汁覆罍壑壞轟霆駭怒鬬急雨疑流嘅書

殘費補裝裱。浣煩烘曬入厠。客驚吁。守舍奴憂誠。豈無老烏圓。昔壯今何憊。不修司捕職。垂頭象瘠。贖難求。許邁符。莫具張湯械。尋蹊謾設機。薰隧徒吹韝。遂令不眠人。中夜長抑噫。君家產銜蟬。許贈不以賣。願得縱驅擒。淨若刈菅蒯。盡殺豈匪仁。去害容少懈。高枕幸無苦。君惠當再拜。薛文清瑄猶說云。余家苦鼠暴。乞得一貓形。魁然大爪牙。鋸且利。私計鼠暴當不復患矣。以未馴。維繫之。羣鼠聞其聲。窺其形。類有能者。屏不敢出穴者月餘日。既而以其馴也。解其維繫。適覩出殼雞雛。鳴啾啾焉。

遽起捕之。比遂得已下咽矣。家人欲執而擊之。余曰。毋庸。物之有能者。必有病。噓鷄是其病也。獨無捕鼠之能乎。遂釋之。已而怲怲泯泯。饑哺飽嬉。一無所爲。羣鼠復潛視以爲彼將匿形致已也。猶屏伏不敢出。旣而鼠窺之益熟。覺其無他異。遂歷穴相告云。彼無爲也。遂偕其類復出爲暴。如故。余方怪甚。然復有鷄雛過堂下者。又亟往捕之而走。追則嚙者過半矣。余之家人執而至前。數之曰。天之生材不齊。有能者必有病。舍其病猶可用其能也。今汝無捕鼠之能。而有噓鷄之病。真天下之棄材。

也哉。遂答而放之。觀於高與薛之詞。則猶之衣鉢相授。固以此檀能於天下。又不僅在粵矣。

蜂君臣

汝南張生善養蜂。生之言曰。養蜂必先治室。治室必於爽塏向陽之地。上而林木不得翳。下而蟲蟻不得侵室。以板爲之背穹而旁殺。四周加以堅茨。前後多穿小隙爲出入之門。蜂王大如人。指首黑。腰長。其集有常處。曰蜂臺。王以下有蜂。相蜂將將相。各率其屬以朝於王。曰蜂衙。侍王之側爲蜂博士。其數十。八寒則擁翅以燠之。熱則鼓翅以涼之。

博士與將相皆享蜜俸不採花採花之蜂得梅與桂者倍其糧脩則刺而昇投室外矣蜂王之子歲一生兩王不得並立老王居室則穉王分封而出穉王居室則老王遜位而出其出也有從其送也有使從者一去不返使者送至其所則仍歸也王之出或棲屋瓦或棲樹枝羣蜂列隊伍以爲環衛若其所從之王鬚翼有缺飛息無常則羣蜂散而他往故累日不散者良蜂也養蜂之家遂收而別爲室以居之余因嘆蜂有君臣之禮信然嘉靖初楊公一清致政歸游北固山見羣蜂擁蜂王而出

月系系
遇驚鳥攫蜂王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斃楊
公命家僮瘞焉而爲文以祭謂之義蜂此與海島
五百人從死田橫何異又豈得以尋常之君臣同
類而企視哉

石長

楊州江郢上家中庭有石昔蘇軾開繭栗徐湧察
而視之日有卵焉郢上名爲瑞石有賦之者曰如
人累善惟不覺而常增似物逐年非有培而自益
雉城錢霏玉未顯時其父墓在吳興地極褊小墳
後有石如笏止高尺許霏玉官日尊石亦漸長至

山東巡撫罷歸是石高已八尺亦可謂瑞石矣

筆畫

王秋山工爲筆畫凡人物樓臺山水花木俱於紙上用指甲及細針筆出較紙高止分許大劈小觀吮粉研硃設色濃淡布境淺深無不一一法古名繪其技絕神無有能傳之者紅豆詞人賦沁園春贈之曰天壤王郎其天下才而巧若斯向邊生腕裏撇開綵筆薛娘針下碎襖雲絲綴就成春呼來欲活展卷同驚未有奇真奇也比千秋圖畫高一分兒相逢別具襟期看湖海風流一笑時愛談兵

席上公髯如戟。啣觴燭底人醉如泥。技至此乎。誰
爲是者。長嘯翻疑不是伊。何疑爾。疑紅窓金剪。另
有蛾眉。

奇觚

長興朱義人好古之士也。築一精室名鳩柴。列於
室者酒籌韻葉茗椀食簪多取諸竹木自然之質。
其最異爲癭觚。觚之屬凡十具。一曰西母。觴合之
則一巨桃分之。二桃而殊形也。一曰醉綠天。形肖
蕉。一曰高士。觚形肖梧。其次曰古錦囊。曰洞庭波。
曰鑑湖冠。曰鯨濤。曰露珠。明曰一卷書。參差輪囷。

名肖其形用以觴客洵稱奇器其室名亦質而新

塔影

松江城內舊有四塔曰會照曰延恩曰超果曰興聖夏監蓮家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有一塔影長五尺許倒懸於西壁上不知何來崑山徐大司寇宅亦在城內宅後新築檐園園中樓榭參差桂竹蓊蒼屏蔽重重又去山尚五六里而山上塔影乃於園西偏小池見之藻波峰石間宛然小浮圖在焉因卽池上構軒曰塔影軒其園中之他池與他園之池則無此皆理之不可曉者

諂虎

山東萊州戈二者村野人也依山而居一日採薪
荒岡腥風乍起轉盼間遇一斑斕猛虎懼而伏地
虎以唇含其頸竟不嚙噬啣二衣領踰嶺兩重置
於山溝溝中落葉積四五尺虎以足開葉藏二於
內仍以葉覆耽視良久而逝二度虎去已遠從葉
出四望溝旁適有大樹亟援以上隱身高枝縛薪
之繩猶在腰也更解繩自縛於樹使不易墜遙見
前虎背負一獸遍體斑文狀亦類虎而馬頭獨角
負之矩步緩行若與率之昇貴人者漸近葉溝下

而坐之將獻二以供其飽忽失二所在驚惶戰慄
屈足前跪獸怒以角觸虎額去虎腦潰而死二乃
下樹脫歸按獸屬有名六駢者如馬黑尾一角鋸
齒能食虎豹戈二所見殆所謂六駢者歟夫戈二
之爲虎攫也虎欲以二享駢也全其膚骨而不敢
傷密其度藏而不使出於是俯身爲與畫溝爲俎
以饜其欲虎之諂駢可謂至矣而莫賞其勞反責
其詐卒之兇名揚而羶體裂行諂不效乃以致敗
天下之得失固有出於意外者乎

桃核舫

姑蘇金老貌甚樸而有刻棘鏤塵之巧其最異者
用桃核一枚雕爲東坡遊舫之形上穹下坦前
舒後奮中則方倉四圍左右各有花紋短窓二可
能開闔啟窓而觀一几三椅巾袍而多髯者爲東
坡坐而倚窓外望禪衣冠坐對東坡而俯於几者
爲佛印師几上縱橫列三十二牌若欲搜抹者然
少年隅坐橫洞簫而吹者則相從之客也舫首童
子一旁置茶鑪童子平頭短襦右手執扇偃而颺
火舫尾老翁椎髻芒鞋邪立搖櫓外而柁篙篷纜
之屬無不具也舫檻簷幕之形無不周也細測其

體大不過兩指甲耳。康熙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撫宋公家藏一器，左側憲敗，無有能修治者。聞金老名，贈銀十餅，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製也。世間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氣不靜，氣靜而神不完，與無巧同。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傳我法，而未得其精，況他人乎？」

大甌灣

東安西寧與羅定州三接壤之間，羣山盤鬱，徭獞屯聚，前朝陳倫進兵開復，卽於其地設立墟場墟。上建一社壇，壇前小河匯而爲潭，潭廣畝許，水深

官不可測名大甌灣環墟二十餘村每歲二八月
丁後一日各村長幼咸集約二百餘人赴其所其將
祭也潭內必有大鍋浮出水面取以炊米烹肉不
溢不漏祭畢合飲則人人足給仍以其鍋還潭鍋
自沉潭底及屆祭期鍋復浮出歲歲皆然大甌之
名所由昉矣墟有碑記之

味聖

味之聖者有水族之河魴有林族之荔枝有山族
之玉面狸此諸佳人西子以浣紗始以泛扁舟終
蓋其性樂水而一入吳宮便能亡國河魴於桃花

春漲時盛鬻於吳市。偶中其毒，或至殺人，似之。趙合德纖肌玉瑩，珠汗生香，蘭湯晚浴，出水不濡。荔枝初擘，絳囊狀若晶丸，液不染指，啖之甘芳溢口。似之。楊太真舉體豐艷，名在仙籍。一騎紅塵，嗜其所獨。玉面狸以果爲糧，至秋乃肥。麋裘蒸食，脂凝無滲，似之。不得已而思其次，則寧波江瑤柱、洞庭陽梅、宜興柿、瓠亦其流亞。然總非宮闈絕色也。

蘇州土產

長洲汪鈍翁在詞館，日玉署之友各誇鄉土所產。南粵象犀，西秦裘罽，齊魯有栗絲，海錯楚豫有精。

粲良材侈舉備陳以爲歡笑唯鈍翁嘿無一言衆
共擲榆之曰蘇州自號名邦公是蘇人寧不知蘇
產乎鈍翁曰蘇產絕少唯有二物耳衆問二者謂
何鈍翁曰一爲梨園子弟衆皆撫掌稱是鈍翁遂
不語衆復堅問其一鈍翁徐曰狀元也衆因絃
舌而散

天井

處州南明山山隙間不施人力形同如井萊州天
井山亦然孫子兵法曰地陷天井皆言天成之井
也江南人家建造堂室必於其前空方丈之地爲

庭亦曰天井蓋取象於此

萃仙丸

康熙癸酉十月三日戶部尚書山東王騰奏事

上前 上問卿年幾何矣騰對曰臣不敢隱臣今
實年八十 上問姑常用何藥餌對曰向者科臣
陳調元貽臣一方名萃仙丸非有奇草異味而甚
能益人調元服之八十尚生一子存年九十六歲
臣亦用之日久以是倖享餘齡效犬馬之報於陛
下耳 上命以方進次日恭繕進呈 上見騰跪
起輕捷顧左右曰八旬之人矍鑠如此真福德老

翁也。騰出卽敕太醫院依方修合其方用白蓮蕊

陰乾川續斷酒炒韭子微炒枸杞子酒洗芡實四兩

四兩沙苑蒺藜微炒鬼絲餅兩覆盆子酒洗蓮肉汁

拌蒸懷山藥二兩赤何首烏四兩破故紙三兩

酒核桃肉二兩龍骨三兩金櫻子三兩白茯苓二兩

拌蒸黃花魚鱉三兩人參二兩煉蜜丸如梧子淡鹽

湯下武進鄒言倫常遊其門聞之王曰吾自中年

以後所御髮童姪女共六十有八人而體未嘗疲

萃仙丸之力也此語入邪不足爲訓

靈姑

上海王元翰在都下見揭小榜者曰虞太博失去
猫兒色白小名雪姑名物以人不減瓊花公主之
銜蟬奴崑崙姐已也

玉籠

蕪湖朱人瞻爲高陵令時攜有家藏白玉籠高廣
二寸有奇四而皆作連瑣格眼上下已交較旁稍
疎外有一童伏而俯窺中有一猿坐而仰視意態
俱極生動其雕鏤精巧疑鬼工所成

鼠魂

嶽松禪師姓畢氏余室之族弟也習靜於新城之

地藏庵忽得異疾遇有微響如蠅翼之動輒驚怖欲絕因鍵錮其戶潛臥遂室餽以食若於暗中嘿然進之師亦瘖不能語首點指畫而已晝夜不合眠二年有餘百藥不效康熙辛巳秋月平湖醫士崔維巖初設肆於市羣醫卽以瘖師之疾告崔曰聞之方書云凡猶逐鼠急鼠則先失其魂遂伏不動猶乃擒噬病者偶感其氣以鼠魂易人魂故獲此疾然易療也瘖師延崔診視投以解毒安神之劑不旬日而愈

鴈翎刀

山東文登縣僻在海隅其瀕海之地於康熙二十
二年秋有怪物出入其間居民互相警告以爲鬼
至每日向夕輒閉門墜戶如是而月不得已而聞
於縣縣宰之僕高忠勇敢有大力告其主曰海怪
擾民家不貼席此我主之事而亦即忠之事也願
賜良馬一匹鉞鏹一枝忠能除之宰即所請忠即
跨馬挾鏹獨至海濱新月初升沙如雪比至二
鼓見一藍面鬼身長一丈有餘角較牙毛肱鱗
背坐于沙上列置熟鷄五隻饌酒十瓶舉觥獨酌
運掌若扇忠馳馬直前以鏹擬其肉角鬼驚竄入

海忠遂據其坐裂鷄醢酒神氣益壯少頃海水湧
立前鬼騎一怪獸隨波而出舞刀迎鬪相持久之
忠乘間鎗刺其腹鬼遺刀而遁忠拾刀還縣其上
有鴈翎刀三字宰命收貯縣庫于是願海之怪遂
絕

頃刻酒

臺灣所屬之澎湖其對岸皆番蠻部落也中國有
賈於其地者必設席於家延之環坐置盆水席中
主人之婦出採樹葉裹糯米少許納口細嚼吐於
盆主人與客共酌初飲淡泊無味頃之面頰發頰

皆醕酎而散謂之頃刻酒

豕蛻

康熙辛巳二月肇慶府北門王道士家畜一牡豕約五十餘斤晚臥牆下伺之不食捶之不起視其頸有紅痕如線道士以其病也將剖而鬻之而日已暮次日侵晨召屠未至忽見是豕徬體作粉紅色委皮於地若蠶之蛻殼者然口嚙嚙有聲起而疾走道士心嫌其怪驅豕并攜所酲之皮送於福田禪院院僧以酥油塗之新肉日漸光堅而舊皮連蜷尚挂於壁

瓦溺器

東粵省城甜水巷旗人丁姓者入市買一溺器命童攜歸置於臥床之側夜起小遺而壺口閉塞且舉之頗重就月視之口內外皆黃蠟封固丁以石碎之忽見三寸小黑人跳躍而出頃刻間長八九尺身衣墨色布袍手持利刃入室登床將殺丁婦丁隨於床頭拔劍格鬪至鷄鳴時黑人倏然而隱次夕更餘復見燈下丁仍揮劍逐去越十餘日其鄰余秀士之妻告丁婦曰我聞五仙廟法師善治妖盍往求焉是夜黑人竟奔秀士家大聲詈曰我

與丁婦有三世夙讐，愬之冥界。其父母兄弟死，亡無遺。唯此女在耳。將盡殺以雪我冤。何與汝事？而令遣妖道驅我爲悉？碎其日用器物，憤憤出門，遂不復見。丁婦自是無恙。

助雷殛蛇

英德縣含洸司有獵人，負弓弩射於山。適雷雨驟至，隱身翳翳，遙見數武外老樹上盤繞巨蛇，長十餘丈，首大於甕。迅雷轟轟將迫蛇，蛇仰首吐火上，衝紅光如華雷，漸引去。少頃雷聲甚怒，復迫蛇。蛇復吐火，敵雷獵人惡其猛毒，發弩中其尾。蛇

首頓縮霹靂大震蛇遂擊死而獵人亦驚仆矣聞
空中有語之者曰無恐當卽甦也良久清醒還家
家人見其背有朱書代天除暴延壽二紀八字浣
之不去此康熙辛酉四月間事今距射蛇時已二
十餘載英德人言其雄健猶昔蓋天錫之齡固未
艾也

噬逆

康熙壬申癸酉兩歲西安海饑斗米千錢道瑾相
望渭南縣民趙午鬻其子女已盡家有一母一妻
無所得食擔其釜甌就粟湖廣趙以其母老而善

飯常生厭棄之意其婦王氏事姑至孝隨侍益謹
癸酉四月行至商州山中午謂婦曰老母步履艱
難汝負擔先行俟我挾之徐走婦是其言遂於前
途息肩以待午狂奔追及婦問姑何在午曰少頃
卽至矣婦怒曰龍鍾老人何以令其獨走以擔授
午仍回舊路覓姑午掌捫其婦數十攜擔竟去婦
回至一僻所見其姑面縛於樹以土塞口氣將絕
矣婦亟解姑縛偃口出土捧泉水灌之乃甦偃僕
負姑行二里許其夫已爲虎噬投擔委衣殘齒狼
籍婦視而啼曰天乎趙午大逆遭此虎暴非死於

虎死於神也。道傍聞者無不歎息稱婦之賢而快
午之斃。是時商州守戴良佐散賑龍駒寨。婦負姑
行。久色狀餒疲。適經寨下。戴守召詢得其詳。厚賜
以金。令婦還渭南養姑。感泣而歸。

金銀變化

余同學友王仔衡言其親某以紅紙作筒封銀三
錢。致賀婚家。婚家返銀拆筒展視。忽變爲小蝦蟆
一頭。眼若點硃。通體白如水精。瑩潔空明。骨臟俱
見。趯然從紙窩躍出。捕而藏之篋。晨夕翫弄。閱三
日。失去。廣州陳弘泰貸錢於人而徵其息。其人將

鸞蝦蟆萬頭以償弘泰賂而心惻命悉放之江中
遂與焚券數月後騎行夜歸路間有物光倏閃鑠
驚馬不前視之乃尺許金蝦蟆也取以還家自此
益致饒裕夫金銀本無定質變易不常故其聚散
每因人心以爲去畱天下之溺於富貴者取之旣
非以義守之又無其道而欲據爲子孫百世之業
不亦慎乎

東粵

尙玉藻棉邨

同邑

包咸自根

叅閱

楊進修恨亭

吳南齡山年

鮐賸續編卷四終

鮐賸續編

卷四

物類

三

臨野堂